

夢溪筆談卷第十二

沈括存中

官政二

淮南漕渠築埭以畜水不知始於何時舊傳召伯埭謝公所爲按李翱來南錄唐時猶是流水不應謝公時已作也埭天聖中監真州排岸司右侍禁陶鑑以議爲復闢節水以省舟船過埭之勞是時工部郎中方仲荀文思使張綸爲發運使副表行之始爲



真州開歲省冗卒五百人雜費百二十五萬運舟舊法舟載米不過三百石開成始爲四百石船其後所載浸多官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餘囊囊二石自後北神召伯龍舟茱萸諸埭相次廢革至今爲利予元豐中過真州江亭後糞壤中見一卧石乃胡武平爲水閘記略叙其事而不甚詳具

張杲卿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外數日不

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令屬官集隣里就井驗是其夫與非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爲夫收付所司鞠問果姦人殺其夫婦人與聞其謀

慶曆中議施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文正以爲不可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

不可闕旣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以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爲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施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真宗皇帝南衙日開封府十七縣皆以歲旱放稅卽有飛語聞上欲有所中傷太宗不悅御史探上意皆露章言開封府放稅過實有旨下京東西兩路諸州選官覆按內亳州當按太康咸平兩縣是時曾會知亳州

王冀公在幕下曾愛其識度常以公相期之至是遣冀公行仍戒之曰此行所繫事體不輕不宜小有高下冀公至兩邑按行甚詳其餘抗言放稅過多追收所稅物而冀公獨乞全放人皆危之明年真宗卽位首擢冀公爲右正言仍謂輔臣曰當此之時朕亦自危懼欽若小官敢獨爲百姓伸理此大臣節也自後進用超越卒至入相國朝初平江南歲鑄錢七萬貫自後稍增廣至

天聖中歲鑄一百餘萬貫慶曆間至三百萬貫熙寧六年以後歲鑄銅鐵錢六百餘萬貫

天下吏人素無常祿唯以受賕爲生徃徃致富者熙寧三年始制天下吏祿而設重法以絕請託之弊是歲京師諸司歲支吏祿錢三千八百三十四貫二百五十四歲歲增廣至熙寧八年歲支三十七萬一千五百三十三貫一百七十八自後增損不常皆

不過此數京師舊有祿者及天下吏祿皆不預此數

國朝蒸刈除官本及雜費外淨入錢禁權時取一年最中數計一百九萬四千九十三貫八百八十五內六十四萬九千六十九貫

茶淨利

賣茶嘉祐二年收十六萬四百三十一貫五百二十七除元本及雜

費外得淨利十萬六千九百五十七貫六百八十五容茶交引錢嘉祐三年除元本及雜費外得淨利五十四萬二千一百一十一貫五百二十四

五千二十四貫六百七十茶稅錢

最中嘉祐元年

所收數除川茶錢在外通商後來取一年最中數計

一百一十七萬五千一百四貫九百一十

九錢內三十六萬九千七十二貫四百七

十一錢茶租嘉祐四年通商立定茶交引錢六十八萬四千三百二十

一貫三百八十後累經減放八十萬六千

三十二貫六百四十八錢茶稅最中治平三年除川

茶稅錢外會此數

本朝茶法乾德二年始詔在京建州漢蘄口各

置榷貨務五年始禁私賣茶從不應為情

理重太平興國二年刪定禁法條貫始

等科罪淳化二年令商賈就園戶買茶公

于官場貼射始行貼射法淳化四年初行

交引罷貼射法西北入粟給交引自通利

軍始是歲罷諸處榷貨務尋復依舊至咸

平元年茶利錢以一百三十九萬二千一

百一十九貫三百一十九為額至嘉祐三

年凡六十一年用此額官本雜費皆在內

中間時有增虧歲入不常咸平五年三司

使王嗣宗始立三分法以十分茶價四分給香藥三分犀象三分茶引六年又改支六分香藥犀象四分茶引景德二年許人入中錢帛金銀謂之三說至祥符九年茶引益輕用知秦州曹瑋議就永興鳳翔以官錢收買客引以棊引價前此累增加饒錢至天禧二年鎮戎軍納大麥一斗本價通加饒共支錢一貫二百五十四乾興元年改三分法支茶引三分東南見錢二分

半香藥四分半天聖元年復行貼射法之二三年茶利盡歸大商官場但得黃晚茶乃詔孫奭重議罷貼射法明年推治元議省吏計覆官旬獻等皆決配沙門島元詳定樞密副使張鄧公參知政事呂許公魯肅簡各罰俸一月御史中丞劉筠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周文質西上閣門使薛昭廓三部副使各罰銅二十斤前三司使李諮落樞密直學士依舊知洪州皇祐三年

算茶依舊只用見錢至嘉祐四年二月五日降勅罷茶禁

國朝六權貨務十三山場都賣茶歲一千五百三萬三千七百四十七斤半祖額錢二百二十五萬四千四十七貫一十其六權貨務取最中嘉祐六年拋占茶五百七十三萬六千七百八十六斤半祖額錢一百九十六萬四千六百四十七貫二百七十八荆南府祖額錢三十一萬五千一百四十一

八貫三百七十五受納潭鼎澧岳歸陝州荆南府片散茶共八十七萬五千三百五十七斤漢陽軍祖額錢二十一萬八千三百二十一貫五十一受納鄂州片茶二十三萬八千三百斤半蘄州蘄口祖額錢三十五萬九千八百三十九貫八百一十四受納潭建州興國軍片茶五十萬斤無爲軍祖額錢三十四萬八千六百二十貫四百三十受納潭筠袁池饒建歙江洪州南

康興國軍片散茶共八十四萬二千三百
三十三斤真州祖額錢五十一萬四千二
十二貫九百三十二受納潭袁池饒歙建
撫筠宣江吉洪州興國臨江南康軍片散
茶共二百八十五萬六千二百六斤海州
祖額錢三十萬八千七百三貫六百七十
六受納睦湖杭越衢溫婺台常明饒歙州
片散茶共四十二萬四千五百九十斤十
三山場祖額錢共二十八萬九千三百九

十九貫七百三十二共買茶四百七十九
萬六千九百六十一斤光州光山場買茶
三十萬七百二十六斤賣錢一萬二千
四百五十六貫子安場買茶二十二萬八
千三十斤賣錢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九貫
三百四十八商城場買茶四十萬五百五
十三斤賣錢二萬七千七十九貫四百四
十六壽州麻步場買茶三十三萬一千八
百三十三斤賣錢三萬四千八百一十一

貫三百五十霍山場買茶五十三萬二千
三百九斤賣錢三萬五千五百九十五貫
四百八十九開順場買茶二十六萬九千
七十七斤賣錢一萬七千一百三十貫廬
州王同場買茶二十九萬七千三百二十
八斤賣錢一萬四千三百五十七貫六
四十二黃州麻城場買茶二十八萬四千
二百七十四斤賣錢一萬二千五百二十
貫舒州羅源場買茶一十八萬五千八百

二斤賣錢一萬四百六十九貫七百八十
五太湖場買茶八十二萬九千三十二斤
賣錢三萬六千九十六貫六百八十蘄州
洗馬場買茶四十萬斤賣錢二萬六千三
百六十貫王祺場買茶一十八萬二千二
百二十七斤賣錢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三
貫九百九十二石橋場買茶五十五萬斤
賣錢三萬六千八十貫

發運司歲供京師米以六百萬石爲額淮南一

百三十萬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萬八千九百石
 荆湖南路六十五萬石荆湖北路三十五
 萬石兩浙路一百五十萬石通餘羨歲入
 六百二十萬石

熙寧中廢併天下州縣迄八年凡廢州軍監三
 十一儀滑慈鄭集萬乾儋南儀復蒙春陵
 憲遼寶壁梅漢陽通利寧化光化清平永
 康荆門廣濟高郵江陰富順漣水宣化廢

縣一百二十七晉州趙城杭州南新普州普康磁

州昭德華州渭南德州德平陵州貴平忠州桂溪兗

州鄒縣廣州信安陝府胡城河中河西巴州

士盤坊州昇平春州銅陵北京大名涇水莫州

鄭長梧州戒城邛州臨溪梓州永泰河陽沁水滄州

饒安融州武陽象州武化歸州典山汝州龍興懷

州修武道州營道慶州樂華瀛州東景順安

高澶州頓丘洛州曲周丹州雲巖潞州黎城瓊

州舍城火山山火橫州永定宜州古陽禮丹汾州

城玉	陽清	寧永	井靈	州賓	州陽	皇贊	鄉平	義孝
果州	熙州	安州	陘壽	宜賓	緱陽	雅州	秦州	延州
溪流	道狄	雲雲	支建	高昌	福昌	榮經	長道	金明
利州	河州	忻州	江寧	榮州	穎關	祁州	達州	豐水
蜀平	罕枹	襄定	辰州	井公	相安	澤保	三山	太原
許州	衛州	劍門	麻陽	寧化	慈州	同州	石石	平隨
田許	新鄉	關劍	化陽	化寧	吉文	夏陽	揚州	光化
岢嵐	渝州	漢陽	頓南	乾寧	鄉城	嘉州	陵廣	邢州
谷嵐	川南	漢川	桂州	寧乾	成都	羌平	趙州	任堯
蓬州	號州	恩州	仁脩	真定	浦犀	河南	栢平	山縣
山蓬					戎			

良山冀州
 新涪州
 溫閭州
 晉安復州
 王潤州
 延陵

夢溪筆談卷第十三

夢溪筆談卷第十三

沈括存中

權智一

陵州鹽井深五百餘尺皆石也上下甚寬廣獨中間稍狹謂之杖鼓罾舊自井底用栢木爲榦上出井口自木榦垂綆而下方能至水井側設大車絞之歲久井榦摧敗屢欲新之而井中陰氣襲人入者輒死無緣措手惟候有雨入井則陰氣隨雨而下稍可

施工雨晴復止後有人以一木盤滿中貯水盤底爲小竅灑水一如雨點設於井上謂之雨盤令水下終日不絕如此數月井榦爲之一新而陵井之利復舊

世人以竹木牙骨之類爲叫子置人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謂之顙叫子嘗有病瘖者爲人所苦煩冤無以自言聽訟者試取叫子令顙之作聲如傀儡子粗能辨其一二其冤獲申此亦可記也

莊子曰畜虎者不與全物生物此爲誠言嘗有人善調山鷓使之鬪莫可與敵人有得其術者每食則以山鷓皮裹肉哺之久之望見其鷓則欲搏而食之此以所養移其性也

寶元中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狄青爲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殆無遺類又青在涇原嘗以

寡當衆度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
皆執短兵器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
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
卒皆如其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
皆止再聲皆却虜人大笑相謂曰孰謂狄
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爲天使鉦聲止忽前
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也
狄青爲樞密副使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
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

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饗軍投首夜
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
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
服藥乃出數使人勤勞座客至曉各未散
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
矣

曹南院知鎮戎軍日嘗出戰小捷虜兵引去瑄
偵虜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
而還頗失部伍其下憂之言於瑄曰牛羊

無用徒糜軍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瑋不答
使人候虜兵去數十里聞瑋利牛羊而師
不整遽襲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
待之虜軍將至迎使人謂之曰蕃軍遠來
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
選決戰虜方苦疲甚皆欣然嚴軍歇良久
瑋又使人諭之歇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
軍而進一戰大破虜師遂棄牛羊而還徐
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爲貪利以誘之
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
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
氣亦闌吾以此取之

予友人有任術者嘗爲延州臨眞尉攜家出宜
秋門是時茶禁甚嚴家人懷越茶數斤稠
人中馬驚茶忽墜地其人陽驚回身以鞭
指城門鴟尾市人莫測皆隨鞭所指望之
茶囊已碎於埃壤矣監司嘗使治地訟其
地多山嶮不可登由此數爲訟者所欺乃

呼訟者告之曰吾不忍盡爾當貫爾半爾
所有之地兩畝止供一畝慎不可欺欺則
盡覆入官矣民信之盡其所有供半既而
指一處覆之文致其參差處責之曰我戒
爾無得欺何爲見負今盡入爾田矣凡供
一畝者悉作兩畝收之更無一犁得隱者
其權數多此類其爲人強毅恢廓亦一時
之豪也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麀一鹿同籠以問雋
何者是獐何者爲鹿雋實未識良久對曰
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

濠州定遠縣一弓手善用矛遠近皆伏其能有
一偷亦善擊刺常蔑視官軍唯與此弓手
不相下曰見必與之決生死一日弓手者
因事至村步適值偷在市飲酒勢不可避
遂曳矛而鬪觀者如堵墻久之各未能進
弓手者忽謂偷曰尉至矣我與爾皆健者
汝敢與我尉馬前決生死乎偷曰喏弓手

應聲刺之一舉而斃蓋乘其隙也又有人
曾遇強寇鬪矛刃方接寇先含水滿口忽
噴其面其人愕然刃已搥背後有一壯士
復與寇遇已先知噴水之事寇復用之水
纔出口矛已洞頸蓋已陳芻狗其機已泄
恃勝失備反受其害

陝西因洪水下大石塞山澗中水遂橫流爲害
石之大有如屋者人力不能去州縣患之
雷簡夫爲縣令乃使人各於石下穿一穴

度如石大挽石入穴害之水患遂息也

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州縣悉要地圖所至皆
造送山川道路形勢險易無不備載至揚
州牒州取地圖是時丞相陳秀公守揚給
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做其規模供造
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聞

狄青戍涇原日嘗與虜戰大勝追奔數里虜忽
壅遏山踊知其前必遇險士卒皆欲奮擊
青遽鳴鉦止之虜得引去驗其處果臨深

澗將佐皆悔不擊青獨曰不然奔亡之寇
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
足利得之無所加重萬一落其術中存亡
不可知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青後平嶺
寇賊帥儂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
其窟穴青亦不從以爲趨利乘勢入不測
之城非大將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
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
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

多卒爲名將譬如奕棋已勝敵可止矣然
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
利而能戒乃青之過人處也

瓦橋關北與遼人爲隣素無關河爲阻往歲六
宅使何承矩守瓦橋始議因陂澤之地瀦
水爲塞欲自相視恐其謀泄日會僚佐沉
缸置酒賞蓼花作蓼花吟數十篇令座客
屬和畫以爲圖傳至京師人莫喻其意自
此始壅諸淀慶曆中內侍楊懷敏復踵爲

之至熙寧中又開徐村柳莊等灤皆以徐
鮑沙唐等河叫猴鷄距五眼等泉爲之源
東合滹沱漳淇易白等水并大河於是自
保州西北沉遠灤東盡滄州泥枯海口幾
八百里悉爲渚潦濶者有及六十里者至
今倚爲藩籬或謂侵蝕民田歲失邊粟之
入此殊不然深冀滄瀛間惟大河滹沱漳
水所淤方爲美田淤澱不至處悉是斥鹵
不可種藝異日惟是聚集遊民刮鹹煮鹽
頗干鹽禁時爲寇盜自爲渚灤姦鹽遂少
而魚鱉菰葦之利人亦賴之

浙帥錢鏐時宣州叛卒五千餘人送款錢氏納
之以爲腹心時羅隱在其幕下屢諫以謂
敵國之人不可輕信浙帥不聽杭州新治
城堞樓櫓甚盛浙帥攜寮客觀之隱指却
敵佯不曉曰設此何用浙帥曰君豈不知
欲備敵耶隱謬曰審如是何不向裏設之
浙帥大笑曰本欲拒敵設於內何用對曰

以隱所見正當設於內耳蓋指宣卒將爲敵也後浙帥巡衣錦城武勇指揮使徐綰許再思挾宣卒爲亂火青山鎮入攻中城賴城中有備綰等尋敗幾於覆國

淳化中李繼捧爲定難軍節度使陰與其弟繼遷謀叛朝廷遣李繼隆率兵討之繼隆馳至克胡渡河入延福縣自鐵茄驛夜入綏州謀其所向繼隆欲徑襲夏州或以謂夏州賊帥所在我兵少恐不能克不若先據

石堡以觀賊勢繼隆以爲不然曰我兵旣少若徑入夏州出其不意彼亦未能料我衆寡若先據石堡衆寡已露豈復能進乃引兵馳入撫寧縣繼捧猶未知遂進攻夏州繼捧狼狽出迎擒之以歸撫寧舊治無定河川中數爲虜所危繼隆乃遷縣於滴水崖在舊縣之北十餘里皆石崖峭拔十餘丈下臨無水今謂之囉瓦城者是也熙寧中所治撫寧城乃撫寧舊城耳本道圖

牒皆不載唯李繼隆西征記言之甚詳也
熙寧中党項毋梁氏引兵犯慶州大順城慶帥
遣別將林廣拒守虜圍不解廣使城兵皆
以弱弓弩射之虜度其勢之所及稍稍近
城乃易強弓勁弩叢射虜多死遂相擁而
潰

蘇州至崑山縣凡六十里皆淺水無陸途民頗
病涉久欲爲長堤但蘇州皆澤國無處求
土嘉祐中人有獻計就水中以蘆葦芻藁

爲墻栽兩行相去三尺去墻六丈又爲一
墻亦如此澆水中淤泥實蘆葦中候乾則
以水車沃去兩墻之間舊水墻間六丈皆
土畱其半以爲堤脚掘其半爲渠取土以
爲堤每三四里則爲一橋以通南北之水
不日堤成至今爲利

李允則守雄州北門外民居極多城中地窄欲
展北城而以遼人通好恐其生事門外舊
有東嶽行宮允則以銀爲大香爐陳於廟

中故不設備一日銀爐爲盜所攘乃大出募賞所在張榜捕賊甚急久之不獲遂聲言廟中屢遭寇課夫築墻圍之其實展北城也不踰旬而就虜人亦不怪之則今雄州北關城是也大都軍中詐謀未必皆奇策但當時偶能欺敵而成奇功時人有語云用得着敵人休用不着自家羞斯言誠然

陳述古密直知建州浦城縣日有人失物捕得

莫知的爲盜者述古乃給之曰某廟有一鍾能辨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閤祠之引群囚立鍾前自陳不爲盜者摸之則無聲爲盜者摸之則有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鍾甚肅祭訖以帷圍之乃陰使人以墨塗鍾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驗其手皆有墨唯有一囚無墨訊之遂承爲盜蓋恐鍾有聲不敢摸也此亦古之法出於小說

熙寧中濰陽界中發汴堤淤田汴水暴至堤防頗壞陷將毀人力不可制都水丞侯叔獻時蒞其役相視其上數十里有一古城急發汴堤注水入古城中下流遂涸急使人治堤陷次日古城中水盈汴流復行而堤陷已完矣徐塞古城所決內外之水平而不流瞬息可塞衆皆伏其機敏

寶元中党項犯邊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最爲邊患种世衡爲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

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謀者陽賣之入明珠族後乃擇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自隨者併力擒之一日羌酋負鼓而出遂爲世衡所擒又元昊之臣野利常爲謀主守天都山號天都大王與元昊乳母白姥有隙歲除日野利引兵巡邊深涉漢境數宿白姥乘間乃譖其欲叛元昊疑之世衡嘗得蕃酋之子蘇吃曩厚遇之聞元昊嘗賜野利寶刀而吃

曩之父得幸於野利世衡因使吃曩竊野
利刀許之以緣邊職任錦袍真金帶吃曩
得刀以還世衡乃唱言野利已爲白姥譖
死設祭境上爲祭文叙歲除日相見之歡
入夜乃火燒紙錢川中盡明虜見火光引
騎近邊窺覘乃佯委祭具而銀器凡千餘
兩悉棄之虜人爭取器皿得元昊所賜刀
及火爐中見祭文已燒盡但存數十字元
昊得之又識其所賜刀遂賜野利死野利

有大功死不以罪自此君臣猜貳以至不
能軍平夏之功世衡計謀居多當時人未
甚知之世衡卒乃錄其功贈觀察使

夢溪筆談卷第十四

夢溪筆談卷第十四

沈括存中

藝文一

歐陽文忠常愛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鈎
輶之句文忠以為語新而屬對親切鈎輶
鷓鴣聲也李群玉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
又聽鈎輶格磔聲郭索蟹行貌也揚雄太
玄曰蟹之郭索用心躁也

韓退之集中羅池神碑銘有春與猿吟兮秋與

鶴飛今驗石刻乃春與猿吟今秋鶴與飛
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詞吉日兮辰良又蕙
肴蒸兮蘭籍奠桂酒兮椒漿蓋欲相錯成
文則語勢矯健耳杜子美詩紅稻啄餘鸚
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此亦語反而意全
韓退之雪詩舞鏡鸞窺沼行天馬度橋亦
効此體然稍牽強不若前人之語渾成也
退之城南聯句首句曰竹影金鎖碎所謂金鎖
碎者乃日光耳非竹影也若題中有日字

則曰竹影金鎖碎可也

唐人作富貴詩多紀其奉養器服之盛乃貧眼
所驚耳如貫休富貴詩云刻成箏柱雁相
挨此下里鬻彈者皆有之何足道哉又韋
楚老蚊詩云十幅紅綃圍夜玉十幅紅綃
爲帳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此所
謂不曾近富兒家

詩人以詩主人物故雖小詩莫不埏蹂極工而
後已所謂旬鍛月鍊者信非虛言小說崔

護題城南詩其始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
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
舊笑春風後以其意未全語未工改第三
句曰人面祇今何處在至今所傳此兩本
唯本事詩作祇今何處在唐人工詩大率
多如此雖有兩今字不恤也取語意爲主
耳後人以其有兩今字只多行前篇

晉之闕誤有可見於他書者如詩天天是椽後
漢蔡邕傳作天天是加與速速方穀爲對

又彼岨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咀者
岐有夷之行坊記君子之道譬則坊焉大
戴禮君子之道譬猶坊焉夫卦君子以施
祿及下居德則忌王輔嗣曰居德而明禁
乃以則字爲明字也

音韻之學自沈約爲四聲及天竺梵學入中國
其術漸密觀古人諧聲有不可解者如玖
字有字多與李字協用慶字正字多與章
字平字協用如詩或群或友以燕天子彼

留之子遺我珮玖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終三十里十千維耦自今而後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陟降左右令聞不已膳夫左右無不能止魚麗于罍鰕鯉君子有酒旨且有如此極多又如孝孫有慶萬壽無疆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唯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則篤其慶載錫之光我田既臧農夫之慶萬舞洋洋孝孫有慶易云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積善

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班固東都賦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如此亦多今廣韻中慶一音卿然如詩之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誰秉國成卒勞百姓我王不寧覆怨其正亦是怲正與寧平協用不止慶而已恐別有理也

小律詩雖末技工之不造微不足以名家故唐人皆盡一生之業爲之至於字字皆鍊得

之甚難但患觀者滅裂則不見其工故不
唯爲之難知音亦鮮設有苦心得之者未
必爲人所知若字字皆是無瑕可指語音
亦揆麗但細論無功景意縱全一讀便盡
更無可諷味此類最易爲人激賞乃詩之
折楊黃華也譬若三館楷書作字不可謂
不精不麗求其佳處到死無一筆此病最
難爲醫也

王聖美治字學演其義以爲右文古之字書皆

從左文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如木類
其左皆從木所謂右文者如𣎵小也水之
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反而小者曰殘
貝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皆以𣎵爲義也
王聖美爲縣令時尚未知名謁一達官值其方
與客談孟子殊不顧聖美聖美竊哂其所
論久之忽顧聖美曰嘗讀孟子否聖美對
曰生平愛之但都不曉其義主人問不曉
何義聖美曰從頭不曉主人曰如何從頭

不曉試言之聖美曰孟子見梁惠王已不曉此語達官深訝之曰此有何奧義聖美曰既云孟子不見諸侯因何見梁惠王其人愕然無對

楊大年因奏事論及比紅兒詩大年不能對甚以爲恨遍訪比紅兒詩終不可得忽一日見鬻故書者有一小編偶取視之乃比紅兒詩也自此士大夫始多傳之予按據言比紅兒詩乃羅虬所爲凡百篇蓋當時但

傳其詩而不載名氏大年亦偶忘據言所載晚唐士人專以小詩著名而讀書滅裂如白樂天題座隅詩云俱化爲餓殍作字字押韻杜牧杜秋娘詩云厭飫不能飴乃錫耳若作飲食當音飲又陸龜蒙作藥名詩云烏啄蠹根回乃是烏啄非烏啄也又斷續玉琴哀藥名止有續斷無斷續此類極多如杜牧阿房宮賦誤用龍見而雩事宇文時斛斯椿已有此繆蓋牧未嘗讀

周隋書也

往歲士人多尙對偶爲文穆修張景輩始爲平
文當時謂之古文穆張嘗同造朝待旦於
東華門外方論文次適見有奔馬踐死一
犬二人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修曰馬逸
有黃犬遇蹄而斃張景曰一犬死奔馬之
下時文體新變二人之語皆拙澁當時已
謂之工傳之至今

按史記年表周平王東遷二年魯惠公方卽位

則春秋當始惠公而始隱故諸儒之論紛
然乃春秋開卷第一義也唯啖趙都不解
始隱之義學者常疑之唯於纂例隱公下
注八字云惠公二年平王東遷若爾則春
秋自合始隱更無可論此啖趙所以不論
也然與史記不同不知啖趙得於何書又
嘗見士人石端集一紀年書考論諸家年
統極爲詳密其叙平王東遷亦在惠公二
年予得之甚喜亟問石君云出一史傳中

遠檢未得終未見的據史記年表注東遷
在平王元年辛未歲本紀中都無說諸侯
世家言東遷却盡在庚午歲史記亦自差
謬莫知其所的

長安慈恩寺塔有唐人盧宗回一詩頗佳唐人
諸集中不載今記於此東來曉日上翔鸞
西轉蒼龍拂露盤渭水冷光搖藻井玉峰
晴色墮欄干九重宮闕參差見百二山河
表裏觀暫輟去蓬悲不定一凭金界望長

安

古人詩有風定花猶落之句以謂無人能對王
荆公以對鳥鳴山更幽鳥鳴山更幽本宋
王籍詩元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上
下句只是一意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
則上句乃靜中有動下句動中有靜荆公
始爲集句詩多者至百韻皆集合前人之
句語意對偶往往親切過於本詩後人稍
稍有徧而爲者

歐陽文忠嘗言曰觀人題壁而可知其文章
毗陵郡士人家有一女姓李氏方年十六歲頗
能詩甚有佳句吳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錢
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
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又有
彈琴詩云昔年剛笑卓文君豈信絲桐解
誤身今日未彈心已亂此心元自由人
雖有情致乃非女子所宜

夢溪筆談卷第十四

夢溪筆談卷第十五

沈括存中

藝文二

切韻之學本出於西域漢人訓字止曰讀如某
字未用反切然古語已有二聲合爲一字
者如不可爲叵何不爲盍如是爲爾而已
爲耳之乎爲諸之類似西域二合之音蓋
切字之原也如輓字文從而犬亦切音也
殆與聲俱生莫知從來今切韻之法先類

其字各歸其母唇音舌音各八牙音喉音
 各四齒音十半齒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分
 為五音天下之聲總於是矣每聲復有四
 等謂清次清濁平也如顛天田年邦胙龐
 厖之類是也皆得之自然非人為之如幫
 字橫調之為五音幫當剛臧央是也幫宮之清
當商之清剛角之清臧徵之清央羽之清縱調之為四等幫滂
 傍茫是也幫宮之濁茫宮之不清不濁就本
 音本等調之為四聲幫滂傍博是也幫宮之清

平滂宮清之上傍宮清之去博宮清之入四等之聲多有聲無
 字者如封峰逢止有三字邕冑止有兩字
 竦火欲以皆止有一字五音亦然滂湯康
 蒼止有四字四聲則有無聲亦有無字者
 如蕭字肴字全韻皆無入聲此皆聲之類
 也所謂切韻者上字為切下字為韻切須
 歸本母韻須歸本等切歸本母謂之音和
 如德紅為東之類德與東同一母也字有
 重中重輕中輕本等聲盡沉入別等謂之

類隔雖隔等須以其類謂唇與唇類齒與齒類如武延爲綿符兵爲平之類是也韻歸本等如冬與東字母皆屬端字冬乃端字中第一等聲故都宗切宗字第一等韻也以其歸精字故精徵音第一等聲東字乃端字中第三等聲故德紅切紅字第三等韻也以其歸匣字故匣羽音第三等聲又有互用借聲類例頗多大都自沈約爲四聲音韻愈密然梵學則有華竺之異南

渡之後又雜以吳音故音韻厖駁師法多門至於所分五音法亦不一如樂家所用則隨律命之本無定音常以濁者爲宮稍清爲商最清爲角清濁不常爲徵羽切韻家則定以唇齒牙舌喉爲宮商角徵羽其間又有半徵半商者如來日二字是也皆不論清濁五行家則以韻類清濁參配今五姓是也梵學則喉牙齒舌唇之外又有折攝二聲折聲自臍輪起至唇上發如件

字反浮金之類是也攝聲鼻音如欲字鼻中

發之類是也字母則有四十二曰阿多波者

那囉拖婆茶沙囉哆也瑟吒合二迦娑麼伽

他社鎖呼拖前一拖輕呼此一拖重呼奢佉合二娑多

合二壤曷攞多合二娑聲上車娑麼合二蹉伽聲上吒

拏娑頗合二娑迦合二也娑合二室者合二佉陀為

法不同各有理致雖先王所不言然不害

有此理歷世浸久學者日深自當造微具

幽州僧行均集佛書中字為切韻訓詁凡十六

萬字分四卷號龍龕手鏡燕僧智光為之

序甚有詞辯契丹重熙二年集契丹書禁

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熙寧中有人自

虜中得之入傳欽之家蒲傳正帥浙西取

以鏤板其序末舊云重熙二年五月序蒲

公削去之觀其字音韻次序皆有理法後

世殆不以其為燕人也

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為主自沈約增

崇韻學其論文則曰欲使宮羽相變低昂

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制漸多如傍犯蹉對蹉音千過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詩又有正格偏格類例極多故有二十四格十九圖四聲八病之類今略舉數事如徐陵云陪遊馭娑騁織罽於結風長樂鴛鴦奏後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踈鍾勞中宮之緩箭雖兩長樂意義不同不爲重複此

類爲傍犯如九歌蕙殺蒸兮蘭籍奠桂酒兮椒漿當口蒸蕙殺對奠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蹉對如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唯赤對朱耶對子兼狼狽流離乃獸名對鳥名又如厨人具鷄黍稚子摘楊梅以鷄對楊如此之類皆爲假對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對吹唱隔江皆雙聲如月影侵簷冷江光逼履清侵簷逼履皆疊韻詩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如

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之類第二字平
入謂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
之類唐名賢輩詩多用正格如杜甫律詩
用偏格者十無一二

文潞公保洛日年七十八同時有中散大夫程
昉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
言皆年七十八嘗爲同甲會各賦詩一首
潞公詩曰四人三百十二歲況是同生丙
午年招得梁園爲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
清談疊疊風盈席素髮飄飄雪滿肩此會
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晚唐五代間士人作賦用事亦有甚工者如江
文蔚天憲賦一竅初啓如鑿開混沌池之時
兩瓦歛飛類化作鴛鴦之後又土牛賦飲
渚俄臨訝盟津之捧塞度關儻許疑函谷
之丸封

河中府鶴雀樓三層前瞻中條下瞰大河唐人
留詩者甚多唯李益王文奐暢諸三篇能

狀其景李益詩曰鸛雀樓西百尺墻汀洲
雲樹共茫茫漢家蕭鼓隨流水魏國山河
半夕陽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卽知
長風煙併在思歸處遠目非春亦自傷王
文奐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
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暢諸詩曰迴臨飛鳥
上高出世層階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
慶曆中予在金陵有饗人以一方石鎮肉視之
若有鐫刻試取石洗濯乃宋海陵王墓銘

謝朓撰并書其字如鍾繇極可愛予攜之
十餘年文思副使夏元昭借去遂託以墜
水今不知落何處此銘朓集中不載今錄
於此中樞誕聖膺曆受命於穆二祖天臨
海鏡顯允世宗溫文著性三善有聲四國
無競嗣德方衰時准介弟景祚云及多難
攸啓載驟幹獵高闕代邸庶辟欣欣威儀
濟濟亦旣負宸言觀帝則正位恭已臨朝
淵嘿虔思寶締負荷非克敬順天人高遜

明德西光已謝東旭又良龍燾夕儷葆挽
晨鏘風搖草色日照松光春秋非我晚夜
何長

棗與棘相類皆有刺棗獨生高而少橫枝棘列
生痺而成林以此爲別其文皆從束音刺
木芒刺也束而相戴立生者棗也束而相
比橫生者棘也不識二物者觀文可辨
金陵人胡恢博物強記善篆隸臧否人物坐法
失官十餘年潦倒貧困赴選集於京師是

時韓魏公當國恢獻小詩自達其一聯曰
建業關山千里遠長安風雪一家寒魏公
深憐之令篆太學石經因此得復官任華
州推官而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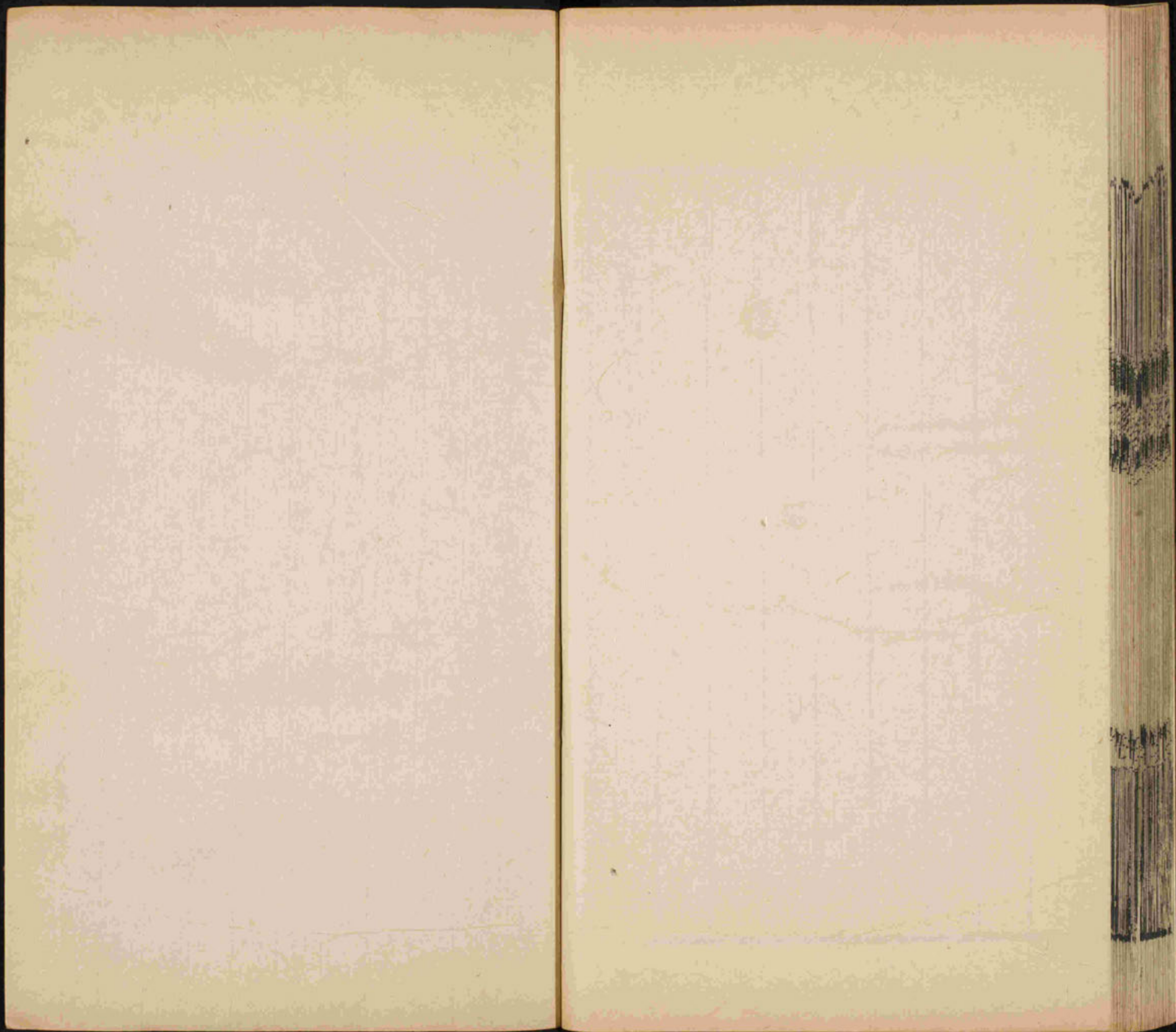
熙寧六年有司言日當蝕四月朔上爲徹膳避
正殿一夕微雨明日不見日蝕百官入賀
是日有皇子之慶蔡子正爲樞密副使獻
詩一首前四句曰昨夜薰風入舜韶君王
未御正衙朝陽輝已得前星助陰沴潛隨

夜雨消其叙四月一日避殿皇子慶誕雲
陰不見日蝕四句盡之當時無能過之者
歐陽文忠好推挽後學王向少時爲三班奉職
幹當滁州一鎮時文忠守滁州有書生爲
學子不行束脩自往詣之學子閉門不接
書生訟於向向判其謀曰禮聞來學不聞
往教先生旣已自屈弟子寧不少高盍二
物以收威豈兩辭而造獄書生不直向判
徑持牒以見歐公公一閱大稱其才遂爲
之延譽獎進成就美名卒爲聞人

筆言三

九

夢溪筆談卷第十五





110X
532
8